

小小说

窗帘后的眼睛

◆ 佳 琪

维维好久时间没看到爸爸了。

妈妈说，爸爸去打一个叫新冠肺炎的怪兽去了。

维维每天趴在窗台前，手托着下巴朝外望，盼望看到那辆黑色别克。可外面空荡荡的。除了小区门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看不到其他人影。

妈妈总是安慰维维：“别等了！爸爸打完怪兽就回来了。”

“爸爸是白天打还是晚上打？”

“白天晚上都打。”

“他害怕吗？”

“不害怕……有时也害怕。”

“我想叫爸爸抱抱我。”维维想起爸爸把她举得高高的。那时候，每天早上当爸爸穿好警服，维维总要挥挥小手跟爸爸说再见。爸爸那边下楼，维维这边跑到窗台前，从三楼窗户望着爸爸走出楼梯口，走到黑色别克车前，开门，发动。这时，维维会大喊一声“爸爸！”爸爸总会降下车窗，扬脸朝着维维喊：“爸爸你回来！”或者“下午我到幼儿园接你！”

这天下午，维维看到那辆黑色别克从远处开来，兴奋地喊妈妈：“快看！爸爸打完怪兽回来了！”说完，“蹬蹬蹬”跑去打开门，悄悄藏在门后，想吓唬吓唬爸爸。

楼梯上没有爸爸的脚步声，窗户外却飘来爸爸喊叫自己的声音。

维维跑到窗台前，一眼看到爸爸瘦了，胡子好像好几天没刮，脸显得黑黑的。爸爸右手掂着鼓鼓的塑料袋，朝维维扬扬：“看见没？好东西。”

维维大喊：“爸爸，上来呀！”

“爸爸不能上楼。”

“那我下去。”

“千万别下来！”

爸爸要维维垂下条绳子，把塑料袋提上去。

塑料袋里是口罩和巧克力。

“真好吃！”隔着窗户，维维对站在楼下张望的爸爸说。

爸爸笑眯眯地盯着维维：“好吃爸爸给你再买。”

“我想你，爸爸！”

“爸爸也想你。”

父女俩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天突然下雨了，雨点砸得大地“啪啪”响。

“快上来，爸爸！”维维急了。

爸爸摇摇手说：“爸爸这段时间不能上楼。”

“为啥呀？”

“爸爸怕怪兽咬住你。”

雨越下越大，维维带着哭腔：“爸爸你走吧！”

爸爸舍不得走，仍旧笑眯眯地盯着窗口。

“爸爸你快走！”维维“呼”地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不再让爸爸看到自己。

等听到汽车的轰鸣声，维维悄悄拉开窗帘。看到爸爸并没走，还在车里望着这里……

从那以后半个月，那窗帘就没有再拉开。窗帘后，时常闪现着一双大眼睛。

品人忆事

不舍的人间温暖

◆ 曲令敏

不知不觉，汪曾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有幸认识汪曾祺先生，是我此生最珍贵、最不舍的人间温暖与亲情。

1994年3月，我为报纸副刊约稿，第一次在蒲黄榆的一座塔楼上拜访了汪先生。那是一套没有客厅的三居室。1997年，送汪曾祺先生走了之后，我在回程的火车上，望着窗外蓝天上飘飘荡荡的流云，一边流泪，一边跟自己说，先生走了，我再也没有心思来京城了……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只是无法面对心里的空洞。明明说好半个月之后见面的，为什么说就走了呢？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我不舍的是一种无法替代的、仿若前世今生都生活在那里的灵魂故乡。温暖中带着悲凉的斜阳流水，被淡淡的世风吹送，吹过大千世界，又温暖。可创造它们的人走了，他竟然走了！

没想到我儿子大学毕业留在北京，更没想到，他结婚买房就在甘家口。每次去儿子家小住，心里想着汪先生曾经在这里住过，就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惆怅。在街巷里走，在玉渊潭散步，就想着不定哪个脚印会叠印了先生的脚印。

去甘家口大厦，想起先生来这里买东西的身影，好像他依然在人群中。记得1996年中秋节，我带着儿子去虎坊桥拜访汪曾祺先生，先生对孩子宠爱有加，拿苹果，剥香蕉，还把小孙女的玩

具小椅子、小桌子找出来给他玩。

小儿子能识字读书的时候，自己买了汪曾祺先生的书看，可见孩子对汪爷爷的迷恋。前年，我们娘儿俩去北京，一住下来，人高马大的小儿子就拉着我急急匆匆往玉渊潭跑，说去看那里的大槐树，他念念不忘先生那篇《玉渊潭的槐花》。进去公园不远，果真让我们找到了一群高大的槐树，孩子拿相机拍了又拍。

算起来，我与汪曾祺先生只见过几次面，却被他温厚和暖的品性深深吸引。先生个头不高，眼睛大得出奇，稀疏的头发蓬松却不蓬起，一点也不倔强，简直可以说是温柔和蔼。想在挤挤挨挨的小房子里住久了，蒲黄榆那套代的、仿若前世今生都生活在那里的灵魂故乡。温暖中带着悲凉的斜阳流水，被淡淡的世风吹送，吹过大千世界，又温暖。可创造它们的人走了，他竟然走了！

靠东北角的房间是先生的书房，到处都是随意堆放的书本、杂志和报纸。桌上那挪开一角，小得容不下两只胳膊都放上去，这就是先生写稿、画画的风水宝地。先生一生扛下那么多的磨难与坎坷，依旧是大江大河一钓翁，随遇而安，没有丝毫戾气。

聊天聊到有趣处，老人家肩膀一耸，眸光射人，满脸绽开孩童般顽皮的笑。我先后跟先生一起吃过三次饭，两次在家里，主食是汪夫人去街上买东西的身影，好像他依然在人群中。记得1996年中秋节，我带着儿子去虎坊桥拜访汪曾祺先生，先生对孩子宠爱有加，拿苹果，剥香蕉，还把小孙女的玩

汪先生用高邮普通话跟我介绍，这是哪个地方的，那是哪个地方的，大多我都没听懂，只有一句“这是牛的头皮肉”至今犹在耳。当时汪先生罹患疝气，走几步路就停下来扭动身体弯起两个胳膊提提裤腰，可以想见当年的我是何等不懂事，每一回望，愧悔不已。

见到先生之前，我爱读的大多是诗歌，经人推荐，读了《蒲桥集》，也只是随意翻翻，并没有读进去。以致见到先生的时候，连京剧《沙家浜》中著名的唱段出自先生之手都不知道，闹出了大笑话。

那一晌，先生接受采访，言语间的风趣幽默和随手拈来、如话家常的中文文学典故，让我暗自惊叹！在这个满目粗粗和简陋的俗世上，竟有如此美好的人如此美好的存在！后来在对汪曾祺文章的阅读中，得知先生这个人，顺境逆境都是遇见，凡人间世事，在他空阔辽远的胸怀中，尽成行云流水。

当时，我正困惑于贾平凹先生的提点：“我要说曲令敏若要再写这一类散文，应注意抓住了自己的艺术之‘感’后再要抓住‘觉’。感觉是一个词，其实是两个词，这种觉要建立在天地自然，对人生的基础上，或感悟或顿悟。换一句话，要尽力去创造大境界。”

这个大境界，我终于在汪先生的书中找到了。

沉淀在光阴里的文化，流淌在季节里的风土民情，十行八作百能百巧的各色技艺，就像沙漠玫瑰在汪先生的文字

里复活。那得是全息式的记忆，方能全足全尾鲜活在简洁如水的文字里。

《葡萄月令》，是诗也是画，是在命运扑打之下，发出的天籁之音。《羊舍一夕》，是寒冷中的一星炉火，是人性的淳朴、健康，是光明磊落的美好。

有心人能读出文字后面农家孩子不能读书的辛酸，但他们在质朴的劳作中抽枝拔节，快快乐乐地成长，也是那年月不乏温情的现实。《人间草木》中有广被万物的爱，对吃食的描述显现出的是人性中弥足珍贵的温厚与丰茂。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读起来简直就是工笔画，《受戒》《大淖记事》《异秉》《陈小手》等，让人读了还想读，那种遍布民间的劳作，无不散发着诗情与美，如同百年陈酿，饮之沁人心脾。

读汪曾祺先生的书，最大的好处，是会让一个浮躁的人安静下来，完完全全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让我想起蒋勋那句很有名的话：“美，是回来做自己。”这就是文学的大境界吧。

孙郁在《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一书中曾经说汪曾祺是“在红尘中得大自在”，他写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如果没有汪曾祺的存在，将大为逊色。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他说得非常中肯。

先生离开我们了吗？先生没有离开我们，先生就在他的文字里。闲来何妨话片时？



没有硝烟的战争(速写) 张宽武

诗路放歌

一个英雄的名字

◆ 穆 女

你大踏步向着疫情的重灾区走来
你用八十四岁伟岸的身躯
阻挡着一场风暴
一场足以席卷世界的风暴
你为这场黑色的风暴定性为一个可怕的恶魔

这是相当持久的一场战役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
你行走在神州大地之上
你战斗在南北长廊之间
正如十七年前的那场鏖战
你把大写的“人”字
镌刻在抗击非典的丰碑上
把崇高的医德推向山巅

如今 我们又看到了你
拥挤的动车上
你紧闭双眼
我们有理由相信 此刻
你是把所有被恶魔缠身的同胞
都装进自己博大的胸襟
你是在思索怎样去降妖
怎样还世界一片安宁
还有洁净的天空能飘着白云

钟南山 你的每一个脚窝里
都深深地埋藏着一颗希望的种子
所到之处
这些种子就会开花结果
所到之处
你劈波斩浪
所有的恶魔都再无藏身之地
到那时 钟南山这个名字
将紧紧地与英雄连在一起

战“疫魔”

◆ 王守安

早春二月柳千条，亿众同声颂舜尧。
山岳兵勇连哨卡，江河织网筑碉桥。
冲锋旗帜长空卷，阻击歌扬大地摇。
笑着九州寰宇朗，彩霞似锦漫天烧。

新书架

《不会爬树的卢比》：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恐惧

◆ 张贵勇

《不会爬树的卢比》可以说是一部剖析勇气内涵的绘本。故事情节相对简单却充满童趣，卢比喜欢冒险，喜欢做各种游戏，但当小伙伴们都爬上大树扮演海盗时，她发现自己不敢爬树，于是找各种理由推脱，“手臂有点儿疼”“猫需要散散步”“书上说刚吃完饭不能爬树”等。很大程度上，卢比就是我们每一个爱爱玩爱冒险的孩子，有擅长和畏惧之处：遇到擅长之处，个性得到充分释放，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进入未知或畏惧领域，便习惯于找各种借口逃避。但最

终卢比为我们树立了一位勇士的榜样，教会每个孩子接纳自己的不足，并学会战胜自己。实际上，遇到问题之后，是退缩、找借口，还是鼓起勇气面对，不一样的选择带来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优秀的童书总是以小见大，浅显中蕴含丰富的哲理。这也是作者阿什莉·斯拜尔的创作特点，《不会爬树的卢比》和她的另一部《了不起的杰作》一样，都满是儿童的天真与烂漫，站在儿童的视角讲生活与生命的道理，合上书，细节难忘，余味悠长。

聊斋闲品

瓦浪如海

◆ 曹春雷

第一个造出瓦的人，一定是从鱼身上得到的灵感吧。要不，怎么会叫鱼鳞瓦呢。一片瓦压着另一片瓦，一排排扣在屋脊上，真的如鱼鳞一样。一场大雨到来时，大颗的雨点落在瓦上，溅起水花，远远望去，整个屋脊就像一条灰色的鱼，在畅游。

如果站在某个高处，俯瞰下来，大地如海，大片的老屋，大片的瓦，激起一道道浪花，一波一波，涌向海的深处。

老家的祖屋，使用的就是鱼鳞瓦。下雨时，我常坐在屋檐下，看对面屋顶，看一片瓦是怎样在雨中有了生命力的。阳光下的瓦，是沉寂的，毫无生气，但雨一来，瓦便生动了起来，赋予了激情与活力。

瓦是为雨而存在的。如果把瓦比作琴键的话，那么雨点就是琴师。雨落灰瓦，铿锵有声。雨点小时，如蚕吃桑叶，窸窸窣窣；雨点大时，金戈铁马，千

军万马踏过。夜深，躺在床上听，便更有韵味了。所有蛰伏的往事，可能在这雨和瓦的合奏声中，一一复活。

老屋不高，有时孩子会攀爬上去，坐在鱼鳞瓦上，为的是能看得更远。父母看到了，就会拿起木棒一阵骂：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孩子便乖乖地，低眉垂眼下来。鸟在瓦上，要轻松多了，散步，谈情说爱，都行。这是它们的广场。猫也会上去踱步，但有时会当檐

边的一只老瓦跌落下去，当哪一声响，若是在深夜，房里的灯便会亮了，有人拖着鞋子出来。

檐下有雏雀，孩子便偷偷扛了梯子，爬上去，揭开一片瓦，掏出雏雀来。但他重新覆盖瓦时，总不能回归原位。下雨时，滴水，父亲便纳闷地嘟囔着，爬梯子上来，将那片子瓦放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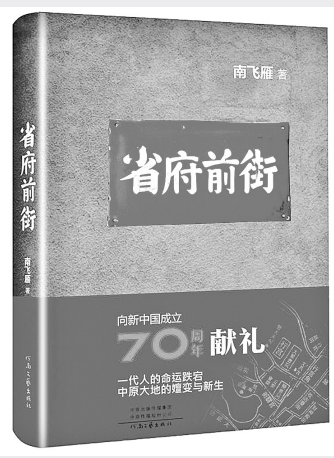
有些老屋折了，一地瓦砾，但总有完整的。有孩子拿一片瓦，和小伙伴一

起，去河边，将瓦洗净了，扣在垒起的石头上，然后钓鱼，钓上鱼来，放在瓦上，瓦下点着柴火煎鱼。兜里有从家里偷拿的一小撮盐，撒上。鱼吃起来，香喷喷。这些孩子长大了，想起瓦来，也就想起鱼的味道来。

一个孩子脱落了乳牙，母亲会站在院子里，将这牙扔到瓦上，让瓦代为保管。瓦保管的，不仅是这颗牙，它还替瓦下的孩子，保管他或她成长的往事。等到孩子长大了，离开了，有一天回到这里，仰望屋瓦时，瓦就会成为放映机，为他或她，一一展现那些旧时光。

如今，故乡的鱼鳞瓦没有了，建起的都是气派的楼房。这让我怅然，好像关于记录自己成长的碟片上，被抹掉了重要的一段。但在异地旅行时，还是会看到鱼鳞瓦的，每每看到，顿感亲切，往事排山倒海而来。这时我才明白，这世上所有的老瓦，都是我的故知。

连载



她，常记者涉嫌通敌，被军统的人抓了，不过有他打招呼，性命无虞。当晚，在两人欢好之际，小周总是跑神，看得出有些敷衍，她也不放在心上。直到又过两个月，她海早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还是第四集团军的同僚打电话来，说那个常记者快不行了，问他还留不留了，他这才想起那件开司米。几

“红杏枝头花几许？啼痕止恨清明雨。雨打风吹过，红杏还能有几朵？我不恨你，你也不要恨我，要恨便恨清明之雨好了——”

她海叹了口气，道：“这滚滚红尘，我实在太爱了，死于你手，便是死于红尘。鬼子都不解风情，好端端一条命，受尽了屈辱再死，岂不是糟蹋了。”

小周噗地一笑，缓缓伸出手，拿起了床上的手枪。她海闭上眼，等着她扣动扳机。但许久也没有等来那一声响。他又睁开眼，原来枪口冲着他，而拿枪的小周，却是泪流满面，哭得悄无声息。他忽然发现，她哭的时候，两眼也是弯弯的，跟笑的时候一样妖娆。两人就这么安静地对峙着。太匆匆。好时匆匆，恨时匆匆，情欲也是匆匆。一切匆匆而过，而现在，他只想死在她手里。忽地一声巨响，城外开炮了。她海明白这是攻城的前奏。城内已经没有守军了，郑县很快就会落入敌手。他忽然感到阵阵倦意袭来，也不想再说什么了。那就随了她吧。可能在她看来，一个战区长官的上校参谋，活活的话，要比死了更有价值。外

边炮声隆隆，比刚才更紧了。他闭上了眼，视线却慢慢脱离地球，在屋里盘旋一阵，又飞了出去。漫天炮火竟动听起来，红光映透了天，像是无数的烟花起起落落，盈盈脉脉，在为他送行。

而枪声，到底如期而至。

那城

小周身上有两处伤，一处在右臂，一处在胸口，胸口上的是致命伤。她死的时候，胸口伤处的血浸透了衣服，把开司米的薄衫染得又浓又黏稠。这件开司米，她海是熟悉的。准确地说，因为它，她海还置过一回气。一年前，第四集团军从中条山撤下来，调防河南老黄河防线1938年6月9日，花园口决堤，黄河从花园口南下，花园口以西的河南境内黄河为老黄河防线，即广武、荥阳、汜水、巩县、偃师一线的防务和对日作战。1940—1944年，该段防务由第四集团军负责，总司令为孙蔚如，总司令部驻地初为偃师县南蔡庄，后为巩县和义沟。小周给一战区长官部新闻科递了申请，要去采访第四集团军孙蔚如总司令，托她海帮忙。她海帮她数次实在不少，新闻科的同僚们总拿她

打趣，她海脸皮厚，也不管这些。不料那次跟小周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别家报社记者，长发长须，油头粉面，活像是戏台上下来的。她海到宾馆接她出发，推门进去时，发现那长须记者也在，正帮她试衣服，试的就是那件开司米。见她海进来，长须记者倒也没慌，不慌不忙，把两只手从小周乳房上移开。小周倒是神情自若，她海更没当回事，三人还一起说说笑笑吃了顿饭。饭后，她海让司机送两人到偃师县，自己托辞不去了。到了办公室，她海越想越气，抓起电话打给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谍报科，说去采访的男记者有汪党嫌疑，暗中处置一下。当天晚上，她海睡得津津有味，值班的勤务兵得了嘱咐，凡是女从偃师打来的电话一律不传，尤其是女人打的。第二天，勤务兵呵欠连连，说一晚上下七八个电话，都是女人从偃师的电话，火急火燎要找赵科长。她海装模作样给小周回过去，小周在电话那头哭得稀里哗啦，说常老师莫名其妙就被抓走了，生死不明。她海当然装作大吃一惊，安慰她几句，说了解一下情况再说，让她只管安心采访。接她海洛阳时，她海告诉

天之后，常记者被放出来，全然没了人模样，两条腿也给打折了，还染了要命的肺病。今年春节，她海到郑县公干，顺便跟小周幽会，小周周有戚容，说常老师出狱后，报社社辞退失业，潦倒不堪，整天酗酒度日，宛如废人，前两年熬不过，竟然自杀了。她海陪了几声，问她有没有去看他。小周说相识一场，看过几次，很替他心酸。小周说这话的时候，也穿着那件开司米，她海怅惘地默哀已毕，不容分说就上前推她伏在床边，不许她脱完衣服，便直接运动起来。她海一边运动，一边想，以小周性子，以姓常的落魄，看望的时候她必然心软，心软了就难免要献身，只是姓常的大病在身，又断了两条腿，还能人道吗？她海这么想着，忍不住暗自冷笑，故意把她身上的开司米弄得褶皱凌乱。

而现在，民国三十年的中秋节前夜，小周身上还是那件开司米。第一声枪响后，子弹打在她右臂，她手里拿着把掌心雷，手边子弹穿过薄衫，钻进右胸口。其实枪响之际，她海的大拇指已经挣脱出来，这是军统教官教过的。当时通知集

体受训，长官部同僚们私下里都不以为意，可真到了学的时候，一个比一个上心。她海够幸运。小周显然不是个专业特工，捆绑的手法很简单，用的也是常见的麻绳，弹性很小，这是最容易脱险的情况。她海装作肩膀酸痛，偶尔吃力地活动躯体，实际是按照教官所授，将两手用力握拳，尽量虎口相对，最大限度扩张绳扣。他刚才一直缓缓讲话，固然是有话要说，也是要干扰小周。她海的计划是，两手脱困后，尽管腿还被绑着，至少可以突击站起前扑，他有足够的把握一击制伏小周——然而命运的吊诡正在于此。这个时候，枪响了。

开枪的人就在门口。枪枪打在小周身上，一枪还是致命伤，断然不会是生手。小周应声倒在床上，左手下意识护住胸前伤处，于是鲜血就慢慢地溢出了指缝。那么多，那么红，像是身上蓦然挤出来一棵红花。这次，她海是真的骇然了。只见两个人影一前一后进来，前边那个是白天见过的隔壁少女，手里拿着把掌心雷，手边跟着的是个中年女子。少女拿掉掉在地上的马牌骰子，哼了一声，随手扔在墙

边。中年女子慌乱地给她海松了绑。少女见她仍呆呆地坐着，讥讽道：“哎呀，人家贾太太都快不行了，你也不听她再骗你几句吗？”

她海摇摇头：“你真笨，我捆得那么松，怎么才解开？”她海泪水夺眶而出，道：“你这又是何必？”小周道：“我打昏了你，又后悔——就算我下手杀你，你也不会杀我，我知道的。其实，我是想你带我走——”

“这便奇了。”少女冷笑道，“反正要走，多此一举做什么？”

中年女子拉紧了少女，使劲晃了一下她，不让她再多舌。但她海哪有心思跟她计较，用力摇着小周，语无伦次道：“我正是带你走的，你是怕放了我，我却信不过你，不跟你好了，我都知道——”

少女忍不住又道：“那是我多管闲事了？”

中年女子吓得直哆嗦，忙拉着她朝门口走，少女兀自回头嚷道：“为了一个汉奸女特务，你至于吗？我告诉你，鬼子就要进城了，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